

两坪变奏曲

许先尧

离城近,是县城后花园的两坪,对我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若硬是要说说印象,那也只能说说我的一些零散的画面。很多年前,我读书时坐船到县城,在青石小镇遥望对岸神女,横石溪下仰视圣泉,没想到在那一刻我便与两坪相遇了。自此每次回老家,我都渴望着坐船,因为站在甲板上目遇之色便是风景。船行碧波上,群峰在山巅,白云绕人家,那是多么惬意的美景啊!

奇峰竞秀,含情脉脉,爱与美的化身,便是我那心中美丽的两坪。人对美好的东西似乎是有感应的,对于所喜欢的事物,总会再在生命的某个时刻遇见。二十年前的我因为工作关系来到这里,冥冥之中再次和这里结下了缘。我的学生很多来自于这,于是我两坪有了更多时间的亲密接触。然而当我真正走近的时候,那破旧的草屋、那需要走上十多里山路才能来到学校满腿黄土的乡亲以及那无数次无可奈何而又骄傲的眼神,我头脑中诸如“美”的词语顿时被堵塞住了,取而代之的贫困、穷山恶水等代名词一个个蹦出来。“我心中的两坪不是这样的!”难道我曾经的印象还只是仅仅停留在对这里的感性之中?

虽说名为“两坪”,实则更多的是山地。想起前年冬天到神女峰北线游玩,车行至核桃坪,路边见一招牌“狼窝山庄”,粗一看就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也极大地刺激了我的好奇心。下车走进小院,红墙灰瓦、鲜花满园,竟毫无误入虎口的担忧。见主人,六十多岁,问起招牌由来,主人泡茶闲聊摆起故事。说起过去,老人一脸愁苦:“生活在这里的祖辈们日子苦不堪言,大多干着驾船的话。山高坡陡、偏僻荒凉、怪石嶙峋、狂风怒吼、飞沙走石,常有虎狼出人,叫声凄厉,行至半路,竟有胆小者惊吓至破了苦胆。后来一条弯弯曲曲的煤屑公路从这山巅伸向江边,江边的渡口成为

通向县城的唯一出口。乡民们每次出门上下都得近三个小时,不然就只有华山一条道,穿越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攀悬崖峭壁,大半天方可到达县城。”当说到如今门前的柏油马路,他露出一脸的笑容,竟道出了取名的天机,取“狼窝”为招牌绝非吓来客,而是要以此忆苦思甜,感恩现在幸福的生活。

当苦难与诗意碰撞,那优雅的美丽置身于春歌花语中,就会体现出妙不可言。这次去,自石龙、朝元、华家、周家公路第一次穿越了两坪的腹地地带,到达同心、青峰、望霞村。从纵横的山地攀登到两坪的最高处,一路见到葱茏茂盛的脆李园、金光闪闪的光伏产业、漫山遍野的蔓青菜、葱茏而挺立的松树林……车驰骋在柏油马路上,我再次与长江相遇,那一刻眼前顿时豁然开朗,视线里偶遇到数十年前从江上仰视的情景,我仿佛又找到了那久违的感觉。当我马不停蹄地在两坪穿行了一天之后,这大自然赐予两坪的绝美风景与两坪人的幸福生活相得益彰的美景,再一次真切地改变了留存在脑中的印象。

如今走在两坪的土地上,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处水、每一个家庭都那么和美、充满着爱意。石龙村公路旁的小院,精心打造的镂空围墙,别具一格的庭院布局,让人神清气爽。你看,这个时节开满的全是花,茶花、月季花、鸡冠花、梔子花、玫瑰花……各自全张开了笑脸,家家户户都成为了花园。诚如两坪乡陈书记说:“美不仅在城市里,也在农村人民的心中!农民忙了一天,回到家里还能欣赏到美的花,这不就是最幸福的生活图景吗?”

同心村也变了大样呢!旅游公路横穿村里,这里已是四通八达,车自横石溪盘旋而上,从县城到同心村竟只需近一小时。回望山峦深处,云霞翻飞,一架飞虹连接南北,巫山县城如海市蜃楼般隐约可见。

奇峰在村里,村庄绕奇峰。同心村也许与你并不熟悉,但说起巫山十二峰之一的圣泉峰,你一定不会陌生吧。古人有诗云:“止水一泓澄澄岸,飞流万派浸书田。”在其错落参差的山势中,有一个形若狮状的山头。山头前有一块银白色的光洁岩石,如同一块银牌挂在“雄狮”的颈上,当地人称之为:“狮子挂银牌”。峰下有一股长流不断的清泉,其味甘美清冽。泉随山势而下,好看之极。山以泉名,称为“圣泉峰”。老人们闲暇时光聚于凉亭之内,满脸煞然讲起这甘露酿泉,顺手一指,山腰还有清泉四白眼,常年不断,家家户户皆从山洞里接水管,泉水汨汨地流到每个人家里。这水清凉可口,饮此甘泉,神清气爽,延年益寿。若到夏季,山间的泉水便从奇峰之间倾泻而下,形成道道瀑布,更是难得的一景。

圣泉峰旁有“马坪”“核桃坪”,这是依偎在奇峰之下的块块平地,土地肥沃。旧时这里的人多种植普通农作物,农闲时靠打鱼、拉船为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因为这里发现了很多的煤矿,许多老板云集这里,开始大肆开发。老百姓穿梭在黑漆漆的煤窑里,日子过得并不舒坦。几年下来,山遭到了过度破坏,变得满目疮痍,同心村竟成了危岩,美丽的圣泉峰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百姓也只好跟随南飞的大雁出门打工。

穷则思变,两坪乡的干群开始思考如何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道。改变观念,念好“山水经”,在山水上大做文章,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道路。科学调研、决策,院坝会上商讨产业发展;筹建种植专业合作社,巧牵“烟台巫山”联姻线,打消民众疑虑,“千亩车厘子基地”落地同心村。

同心村把烟台的援手当成发展的动力,在乡村领导的带领下,将废弃地变为“金土地”。不到三年,一个千亩樱桃园已经初具规

模。在烟台专家的精心指导,老百姓的用心管护下,到今年果园里的车厘子树已经长到一人高了,树枝向四面散开,长势喜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村民们侍弄着这些田间的宝贝,顶着烈日剪枝、施肥,颗颗汗珠从额头流下来,他们指着这些已经挂果的果树,想着来年的好收成,心里就有了盼头。是啊!同心村“口出”了一条从地下到地上,从黑色到绿色的产业转型致富的新门路,正朝着“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新目标迈进。

亚里士多德说:“美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同心村就是上帝的宠儿!圣泉峰下马路旁的农舍改建成农家乐,白墙绿瓦在蓝天下显得格外耀眼。这里是神女峰北线观赏巫峡的最佳地段,你可以见到最美的巫峡景观,为此政府还专门建立了许多观景平台,每逢雨后,群山挽流云,晚霞扮碧江,圣泉白雪飞,无数摄影爱好者来此打卡。游客可以“春游花海、夏摘水果、秋观云海,冬赏白雪”,还能直抵巫峡最深处,欣赏到最美的巫峡风光,近距离感受神女唱出的爱恋之歌。

看!这在贫穷和苦难的石壁上开出的花朵,不正是两坪乡村振兴完美蜕变的一个缩影吗?曾经荒芜的土地变成“花果山”,宽阔的旅游公路穿越在云海之间。回城路上,一个个花园、一户户庭院、一片片果园、一处处山象一曲变幻的乐曲次第奏响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写首歌曲,记下这华美的音符,记下这里的人民在新的时代里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描绘的美丽新农村画卷,谱写出的和谐幸福协奏曲。



卖凉水

向萍

走在街上,当你口渴,随便走进哪个小超市,矿泉水、果汁……各种饮料琳琅满目,炎热的夏天,五花八门的冷饮,造型别致的冰激凌,更是这一代年轻人解渴的高配,不过,在70年代的夏天,有一个小小的行业,现在杳无踪影完全绝迹,那就是——凉水摊。

凉水摊,成本低,配置少,一张桌子,几个玻璃杯,一个装满凉水的大盆子,就是全部家当。路人口渴了,揭下玻璃片,一饮而尽。凉水不贵,一分钱一杯,解渴又便宜,是赶路人最好的“补水站”。

小时候,铁桥街上,从上街到下街,每隔一段,几乎都有一个凉水摊,这是当时不少家庭主妇顺便“挣零钱”补贴家用的小行当。

我们家也有一个凉水摊。每逢暑假,这就成了我勤工俭学的最好项目。

守凉水摊,简单,好操作,劳动强度不大,最难的就是挑井水。那阵没有自来水,凉水摊的凉水都是从2里外的水井里挑回来,干净又清凉,搁放在阴凉处,用一块干净的白色湿毛巾搭在桶上面。

凉水只需要一点小加工,撒下几颗糖精,凉水马上变得凉晶晶,甜丝丝的。为了让凉水盛在玻璃杯里更好看,老妈还会用红糖炒成糖浆,这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原生态的“色素”,舀上一小勺,轻放盆中,慢慢摇荡,瞬间,满盆的无色凉水,变成了赤红色,装在玻璃杯里,煞是好看。

遇上最炎热的天气,老妈还会用玻璃小瓶子,盛上十滴水,在瓶盖上戳出几个小眼,路人每喝一杯,她都会洒上几滴十滴水。老妈说,十滴水是中成药,解渴又防暑,口感更美,深受路人的喜欢。

正因为如此,我们家的凉水,总是生意奇好,经常是一群人排着队等着喝,我便成了妈妈的得力“小帮手”,还经常扯起喉咙吆喝道:“喝凉水,喝凉水,又甜又凉快,不甜不要钱……”

那阵文娱活动不多,能有一场露天电影,哪怕走上数十公里,大家也会蜂拥而至。我们家的凉水摊,总是会瞄准商机,跟着电影队“搬家”,电影在哪里放,我们就跟着电影队摆凉水摊,为那些看电影的人,送去方便。

当然一举两得,一个晚上下来,老妈的凉水摊还能挣上不菲的一笔零用钱。

“一分两分……”开心数钱的时候,老妈偶尔也赏我一个两个硬币,算是犒劳,每当这时,握着这一分两分钱的“劳动成果”,我的心里,甭提有多美。

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每年农民伯伯交公粮的时节,交公粮大多在稻谷收割完毕的盛夏,趁着要退凉的傍晚时刻,一群群农民伯伯都赶着去“上粮”。

那时交通不便,车辆太少,农民上粮,基本都是肩挑背磨,蜿蜒的土公路上,有的挑,有的背,有的抬,上百斤的粮食,压得扁担两头颤,偶尔还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不少农民伯伯光着膀子,肩上搭着一块帕子,既用来垫肩,又用来抹汗珠子,浩浩荡荡的“上粮”队伍,成了公路上一道最热闹的风景。而我们家的凉水摊,就成了他们最爱光顾的地方。

我对这些勤劳的农民伯伯格外热情,看到他们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辛劳劲儿,我总会多给他们舀上半杯,坚决不要钱。

时间如梭,如今农民伯伯再也不用上粮,农村种粮户还能额外享受到政府的多重奖励和补贴,集体上粮的壮观景象早已一去不返,卖凉水的那些日子,也成了昨日回忆。

一杯凉水折射时代的变迁,一个小行业的存活消亡,更带来惊喜和欣慰。如今,城市公园里,宽敞广场上,搁放着早已升级改版的“凉水摊”,它们是政府提供的免费公共取水点,开水温水冷水,自由调配,按需自取,干净又卫生,方便更温馨,这些不要钱的“升级版凉水摊”,让人们喝出了感激,喝出了幸福。



《夏绿》

卢先庆 / 摄



我的爹妈

向欣

老爹今年八十岁,老妈今年七十三岁。

老爹和老妈当年是自由恋爱,是老爹给老妈写的情书,是奶奶亲自去送信的。我经常在想,老爹就上半年的学堂,居然还能写出打动女子芳心的情书,应该是天生具有撩妹的天赋。当然,这也得益于他非常爱看书的习惯,尤其是武侠小说。

我多半是遗传了老爹的多情,也遗传了他爱看闲书的恶习。杂书看了无数,偏偏学业无成,其实可以让老爹背这个黑锅。

我写过的关于情感的小说,各种各样的,却从来没有写过关于家暴的情节,肯定就是自小受到的来自爹妈的潜移默化。在我的思维,从来都没有男人打女人这样的事,因为老爹这辈子都没弹过老妈一根手指头。

老爹是个正儿八经的农民,老妈每个月有点那么微薄的工资,我总是偏心

的忽略老妈的功劳,认为是老爹种出的包谷洋芋红苕把我养大的,这一点经常让老妈吃醋和不满。用我妈的话说,老爹下棋打牌无所不通,根本就不是个居家的好男人,我不敢顶嘴,我对我们屋里养的四百多斤的大肥猪和一年四季吃不完的粮食记忆犹新,那可都是老爹的汗水收获。

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几姊妹偏心老爹的原因,是因为老妈年轻的时候有点火爆,而老爹是个沉默又温良的性子,一旦争吵起来,老爹都是抱着弟弟坐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说,这场戏就好像是老妈一个人在演,她闹的劲轴轴的,我们便更是心疼老爹的隐忍。人大抵都是同情弱者的,只不过现在的我才懂得,懂得退让的男人不是软弱,而是对女人最深沉的爱意。

他们一起经历的苦难有蛮多,他们偶尔会讲起,大多数时候都屏蔽和封存了。一路牵绊一路忍让一路相濡以沫走

到如今,老爹倒还生出了一些斗志,遇到芝麻大的事情的时候,会跟老妈争出西瓜,还时常吼那么一嗓子,反倒是老妈的脾气好了蛮多,碎碎念一会,自己咽会气就好了。

老爹说,年纪大了,如果老妈念经的时候没得人搭腔,就显得没意思,他作为男主角搭搭戏,让老妈的劲头足一些,劲头足声音大,代表着身体好。而我倒是喜欢老爹能时常吼那么一嗓子,他的沉默温柔里,也有作为一个男人的脾气,吼那么一声,男人味十足。

这种老式的爱情,我看得尤其清楚,我是一个相信爱情的人,或许便是耳濡目染。关心体贴照顾不离不弃,从来不动手,从来不在女人生气的时候火上浇油,老爹在我心里树立了一个好男人的形象,也造成了我写小说的时候,从来都是男主对女主手捧呵护。

这让我在选择爱人的时候,也总是倾向于喜欢那种温柔善良的人。我不认



李成燕的诗

摩天岭

摩天岭的灯火代替人类
和万物说着知心话,是人为的

群山多么静穆,草木多么从容
星星们各得其所,各自安好

却不是人为的。姑且噤声
晚风不是人为的,虫鸣鸟鸣也不是

灯火委婉里尽是人类十二次的
赞美,直到清晨渐趋透明

你这样岑思,就不光灯火是人为的
群山万物缱绻清欢,都是着呢

皈依

脆李的枝头硕果累累
像不像挂在佛主项颈的佛珠?
佛主好有沉重之感
这么说,许多人来为佛主分忧

——就不怕有瓜田李下之嫌

他们想请佛主进驻内心
让尘世的枝头放松放松
他们说的佛珠离开枝头
也许是最好的皈依——

月亮已没有秘密

别说秘密
有月亮的夜晚没有秘密

也别说孤独
月亮的钥匙悬在空中

远又那么近,你只要摘下
月亮已没有秘密

我不孤独我握着你饱满的乳房
月光下能看清青筋的血管

